



三國誌 五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名第釋疑
小霸王如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皇欲奔紀
奪冀州袁尚爭鋒

漢壽亭五關新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生領江東
劫倉粟孟德燒糧
玄德荆州依別表
決漳河許攸獻中

共二十

2119 6



六十二
2119
6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五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憑不即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卞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
心今人但見各為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烏之雌雄矣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毛宗崗

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卽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敘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却是極要緊處如此敘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尚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匆匆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爲雲長立傳而立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

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龔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真敘事妙品

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僥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讐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旣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

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視諸將中未嘗有此人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又是一箇要趕的操曰吾昔日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袁紹有德而曹操不追關公有始有終是曹操高袁紹一頭地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掛印財賄不以動其心爵祿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操所以餌人者不過財賄爵祿耳今二者不足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箇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既不追之索性加厚一倍有心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

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公此時必謂追兵至矣回頭

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尊恙已愈乎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

為後被劫伏筆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

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

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甚剛遂立馬於橋上望之

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

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掛迴避牌恐關公此時反急欲迴避矣令諸將勒住馬

匹左右擺開關公見眾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

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

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

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意盡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

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托過黃金一盤
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其人光明操曰特
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
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歎緣慳分淺乃錦袍一領畧
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細用
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
得相會須賈以錦袍而不得死則曹遂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殷殷
操甚欵欵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
十餘人安得不疑代為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曹操自引眾將回
城於路嘆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趕
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不知者讀至此必疑雲長心慌縱馬四
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與張遼背後相呼正復相
似不知者讀至此又疑是

曹操使人關公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
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
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精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
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餘人
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
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
遠出言不遜被某殺之今獻頭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關公曰
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
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又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
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二夫人關公問左右曰
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
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又在左右

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精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強盜之金乎然不受丞相之金亦不受強盜之金者其視丞相之金與強盜之金無以異也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終從關公而此處不即相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庄安歇庄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立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二人為河北名將而公能將其名更著矣前卷公曰便是老人大驚便請入庄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極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

兒胡班在滎陽大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處往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未至第一閱先為第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閑名東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秀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前曹操送行贈金贈袍而不與以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會討得不說曹操不給秀曰既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其語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為質此言關公大怒不得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

打話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
馬下孔秀前恭後倨關公亦眾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
不得已也原可見五關斬將一本意與汝等無干借汝眾軍之口傳語曹丞相
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禮切周眾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
人車仗出關望洛陽進發第二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
急聚眾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
有罪責畏曹操故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為所殺又將殺顏
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某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
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
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既欲免罪商議停當人報關公
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擺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
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

否知其無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
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
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
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
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
兩段斬却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
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
走不迭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此頭與肩足以報吾臂
殺散眾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
連夜投沂水關來第三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鎗
原是黃巾餘黨廖化是強盜餘黨卞喜亦是強盜餘黨乃既做後投
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

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盡為號欲圖相害在佛地
好人是強盜所為然未必非和尚所為也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便下
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小人欺
能為君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
相代稟衷曲言之太甘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
下馬眾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
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
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胡班救關公即於胡華家先期伏線曰將軍
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離伏
相逢却敘昔年舊識然則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
伏線又在二十年前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
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離鄉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家人亦與俗家
要緊的話卞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泄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

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敘舊情耶是
逢僧話却是敘鄉情不是浮生半日間却是旅况幾普淨請關公方
年潤如唱西廂曲者不是隨喜到却是望蒲東耳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
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此僧大通
是法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卞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卞
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反意卞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
刀斧手乃大喝卞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泄大叫
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卞喜下堂遶廊而走
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卞喜暗取飛鎚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鎚
趕將入去一刀劈卞喜為兩段要在佛地上殺好人是真強盜能在
佛地上殺反人是真菩薩却斬四
將隨即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士圍住見關公來四下奔走開公趕
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救開公者普淨殺卞喜者亦
普淨殺之而當殺卽生也此

僧可謂深通佛法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也後會
有期將軍保重早為玉泉伏線關公稱謝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第四滎
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
開公念兄恩王植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
重如誼間間相對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
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與卡喜一關公見王植意甚慇
懃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前
王植席足見精細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
晚膳畢就正房歇定遂分咐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
憇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
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
館驛一人一箇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不

壁中刀斧却用門外火把一在日裡一在夜間吾亦自引軍接應為後追趕胡班領命便點
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
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
將軍在何處荅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
綽鬚於燈下凭几看書寫得班見了失聲嘆曰真天人也不持其人
亦可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
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淨
敘鄉情胡班見家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
信又間間相對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
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亦信胡華寄關公大驚忙披挂提刀上
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
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前是王植

則胡班賺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命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開公被開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五將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班不已歸蜀伏筆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馬照應白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讐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開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渡先報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無用人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又在開公口中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無用人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有殺有不殺妙甚若逢人便殺便不成關公矣到黃河渡口

第五 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前托言事冗行忙此則竟說不受節制更是直捷痛快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又將前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斬却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將行程圖總結一筆後人有詩嘆曰
斬將帳總算一盤
掛印封金辭漢相 尋兄遙望遠途還 馬行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 英雄從此震江山

獨行斬將應無敵 今古留題翰墨間

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

以我為負恩之人也觀公此語知後日華容道相遇定然不殺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

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孫乾至此方來來得關

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

復奪了汝南此事只在孫乾口中補出好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

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尚囚獄中沮受黜退不用審

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

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此卷敘關公一邊十分熱鬧

就孫乾口中將河北事細述一透筆法又密又省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

某於路迎接將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陳震

在孫乾未知之前孫乾報信又在關公已行之後敘得參差歷落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寫得夫人

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前孫乾在汝南時未今幸

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雲長到此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淚寫

人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本赴河北忽轉汝南只因古

情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

休走正是

六將阻關徒受死 一軍攔路復爭鋒

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君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羨其大義而陰忌其

歸劉故聽彼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

第一十子書

其中途爲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也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恩厚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緣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重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萑苻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護囉稱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爲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爲

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誤以關公爲降曹故罵曹操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卽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爲重而桃園之私盟爲輕推斯志也使翼德而處士山之圍寧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爲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立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覲面相逢而綽鎗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為雲長之主者大非偶然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為父子韓福與王植為姻家蔡陽與秦琪為甥舅不唯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已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回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玄德在許都聽滿龍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

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並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持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者亦為之快然矣由前而觀則桃園為初聚義古城為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為大聚義古城合子龍為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于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敘事者於前之散也畧關張而獨詳玄德於後之散也則畧翼德稍詳玄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並時同敘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於前卷

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三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與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鎗欲闖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賚公文通行諸處直在渡河之後公文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許都矣豈有五關俱斬而操猶未知者乎其曰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停鎗

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此句問得更妙惇意亦以斬關之事操必知之矣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未渡河前不見既渡河後公文連片而至曹操大是好猾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番使命猶云未惇曰既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來迎兩箇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眾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前兩次言不知者恐知其斬關而後發使不見不怒索性再賣箇人情惇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托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便肯干休伏後蔡陽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釐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五關阻已斬過一夏侯惇何足阻之此時亦落得做個人情矣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

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吾今將遍天下尋之遂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本為放行而來却轉關公笑曰安有是理文遠

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公之來以遼終公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

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出路人每有遙望山崗邊有一所庄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庄內一老人出迎又遇

人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

堂飲酒此老之待客一邊烘焙行李照上行裝盡一邊喂養馬匹帶出馬匹二字為至黃昏時候忽見一少年又遇一引數人入庄徑

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常答曰射獵方回寫得閃常流淚少年見過關公即下堂去了

言曰老夫研讀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唯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明華之子賢郭常之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

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伏偷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

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讀者至此疑又有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

上叫喚從人正與庄客厮打奸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來盜赤兔馬

聲起來巡看庄客們反來厮鬧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

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為此反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子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

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我看翁

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鳴散庄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
次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
公今將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
不知何處去了為後劫關公謝別郭常請二嫂上車出了庄院與孫
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
人為首兩騎馬本為盜一匹馬却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
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
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
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第一卷中事忽于此一提
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鬚者名關雲長此人中却放下劉張妙甚
識其面何云未識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鬚令視
之此人所以舍劉張而獨問關公者蓋已疑公之其人滾鞍下馬腦

秋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前有殺杜遠之廖化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
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
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人更不問此客姓名騎一匹千里馬在
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却遇將軍前杜遠事只在廖化
亦只在元紹口中虛述皆省筆之法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
性命篤于兄弟者不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而
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
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
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因
常引出郭常之子因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紹又因裴元紹引出周倉
方知郭常相見一段文字並非閒筆郭常為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為
線耳胡班伏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
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

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眾而至
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敘出今又在關公眼中看出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
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書出驚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
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元紹與關公名恨失身賊黨不得相
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為步卒早晚執鞭隨鎗死亦甘心
賢于徒義誠于慕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
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眾人皆曰願從關公
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稟命而行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
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並未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
既却之夫人口中又將廖化今何獨容周倉之眾也我輩女流淺見
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
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

一粗莽之夫失身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眾
人相隨為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
里不辭也有匹馬尋兄之主人自有隻身隨主之從者倉公再
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
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
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往剗處便來取你伏一元紹
快快而別元紹之不得從公周倉跟着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
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
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逐縣官正與占住古城
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禰衡一去
至此忽然出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
此本為尋兄却先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本為尋常
此遇弟奇文幻事

料下文幻出 却說張飛在砮礮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立德消息
絕奇之事 又是一位 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
此土人所未述 飛怒 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
將軍權署 占住城池權且安身
補敘張飛 少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立德離了袁紹處投
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
罷便不回言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北門
奇絕怪絕 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
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
雷揮矛望關公便搠
奇絕怪絕 一路胡華郭常廖化周倉等輩無不
便搠真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
耶
首卷中事 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
前此稱兄稱 我之呼蓋你我之為兄弟本以義合也你既無義則你是你我是我
你是做你的人我是做我的人你無面目見我我亦無面目見你矣

說得字字憤聲聲激 前卷極 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
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冤屈得好 我今與你併箇你
死我活
桃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 關公曰你原來不
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
嫂說情景逼真 夫人聽得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殺了
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
猶兄也殺負兄之人于嫂之前猶殺 是負劉負劉即是負義義則兄之字字憤聲激
降曹即 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
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
前翼德失陷二嫂 之而玄德解之今雲長失陷二嫂于曹操則
翼德責之而二嫂解之前後亦遙遙相對 飛曰嫂嫂休要被他人瞞
過了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
德所不能為亦不 肯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
爽孫乾飛喝曰

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真認雲長為曹操必是來捉我心腹故作此等語關公
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借此一語帶起下文如針引線極敘法之
人伴來不然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敘事妙品關公回顧
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關公此時真渾
矣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心不特翼德心疑即關公亦挺丈八蛇
矛便搠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
心絕妙辨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福衙
三通其節忍張飛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為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
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
你閔公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
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閔公事借蔡陽頭為辨揭眾軍士俱走關公
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

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
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曹操一邊事在軍關公聞言教去張飛
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
一遍飛方纔信既借言將頭辨心跡于目前又借曹軍口正說間忽
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
又起讀者至此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
又疑是曹兵至矣疑是曹兵至矣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
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古城
公在汝南遇孫乾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
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
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帶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
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
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二糜踪跡亦只借飛曰雲長兄與孫乾

送二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
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
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不知則大怒欲殺知之則大二糜亦俱傷感張
飛亦自訴別後之事敘事簡到一面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
汝南見玄德寫張飛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
先去探聽兄長消息任之今則與翼德分任之矣飛允諾關公與孫
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着關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
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前赴河
汝南今至汝南又在河北古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散而求復聚如此之難可發一嘆關公快快不樂孫乾
曰不必憂慮再苦一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
關公依言辭了劉辟龔都回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
至河北寫張飛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還

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
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斬顏良文醜事又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
見機而變為後不入遂與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
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等兄長汝可往臥牛山
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欲使彼接應以防不慮倉領命而去
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且未可
輕人只在此間暫歇孫乾甚精細○千里尋兄及至待某先入見皇
叔別在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庄院便
與從人到彼投宿庄內一老翁携杖而出又遇一與關公施禮公具
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
又遇兩少年○此處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庄內胡華之後有郭
且不敘明二子妙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
徑各自出音

亦在此間先有二糜報信可暗請求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
 畢共議脫身之計此處便不突然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荆州說劉表共
 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前在許都脫身托言攻袁術今在玄德曰此
 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河北脫身托言說劉表一樣騙法雍曰某亦自有脫身之計此計相商議已
 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
 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未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
 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
 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雪顏良
 文醜之恨孫乾不與關公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又將前
 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二鹿
 而得一虎何恨之有若紹之優柔無斷直一紹笑曰吾故愛之故戲
 言耳公可再使人招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德

脫身之計簡雍預先畫定孫乾脫身之計玄德隨機化出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
 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妙人紹然
 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玄德請攻袁術曹操使朱靈路昭監之
 曹愚智又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此事不實敘只
 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荆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
 可發郭圖嗟呀而出却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
 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生上關公迎
 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劉關至此方纔相見關定領二子拜於
 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寧
 學文次子關平學武二子姓名學業至此方補敘却用關公代說妙
 對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郭常之子不肖關定之子又賢又復間相
 留之關子賢而關定欲遣之郭常不脫常情關定自有定見竟
 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

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為子若何此從同姓

上想出異姓者既為兄弟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呼立德同姓者豈不當為父子耶

為伯父前關公本為尋兄忽得子方見一弟又認一姪奇事

亦遙相映照立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着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奇文奇事關公引他見了立德細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關平為養子有不必隨行之關寧以倍之周倉為然奇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不忿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立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關公遇張飛妙在先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

德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持鎗驟馬引眾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意外

將見了立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徐州一別今

處忽然出現立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遙應第二十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見後欲至徐州投使君是其

一片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又精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莫非又被郭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

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子龍一向踪跡即借

周至又省筆又妙在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東書

來帶劉關張三人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逆應第七

何由達曹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逆應第七

妻亦不可聽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逆應第七

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
 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詞心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來盡
 隨立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
 雲長之事立德感歎不已前到關相見時雲長但執手啼哭並無一
 語自明今二夫人代為言之○雲長心事
 大明磊落玄德已深信之雖微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宛如桃
 二夫人言因將感歎不已也

信斷音稀杳不聞
 今日君臣重聚義 正如龍虎會風雲

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其實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特手足似瓜分
 時立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
 四五千人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敘一筆立德欲棄了古城去守
 汝南亮竟古城只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省却多少筆於是遂起

軍往汝南住劉招軍買馬徐圖征進不在話下放下玄德一邊且說袁紹見
 立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勍敵也不
 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
 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放下劉備專重曹操又放下
 劉表轉出孫策此文字過枝
 處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 引出江東豪傑來
 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徑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
 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之重壯者慮

輕堅與策之不得為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簡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鎗鎗孫策皆以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懷後世之為人臣而忘君者

孫策不信于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連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為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

孫策之怒非如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至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托言必非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為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勦業以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勦業以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為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未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縯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

在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舉魯肅是薦賢不是
酌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畧同人但知
其為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為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
為知子敬者耶

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
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
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賓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士
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
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
操則合者將離而終合離者將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

提摸乃爾乎前回正敘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敘袁紹再
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敘東吳如天外奇峰橫插入來事
既變敘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勲廬江使

虞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權使華歆至許昌先於此

曹操操華歆則既降孫策而又歸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

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豚

獅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

意主留張紘在許昌伏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

許都之心呂與袁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曹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暗

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畧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小霸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

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

呂布獲著劉備書是書是送書答書猶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

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

孫曹之交貢至此愈離家屬皆逃散借家屬觀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使客惜

不傳其姓名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

山逐之曹操許田射鹿何其嚴整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箇

人持鎗帶弓而立更覺閃忽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

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鞭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刺寫得策

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

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

之人應弦而倒那二人舉鎗何孫策亂搦大叫曰我等是許貢

家客特來為主人報仇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策別無器

械只以弓拒之前太史慈以一弓抵二鎗前後映射且拒且走二人死戰

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鎗今孫策正

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

客砍為肉泥義哉三客勝徐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

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贊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濱 射獵山中受困危

許家三客能死義 殺身豫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等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

華陀前醫周泰後醫關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

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孫策

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

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在使省口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因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也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正與射獵嘉之料策不於射獵知之受傷相照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因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前接引陳震此來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紹欲結束吳為外應共攻曹操恰中機會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其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携黎杖立於當路百姓俱焚香

伏道而拜吳人風俗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之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醫然則孫徒之策愈怒喝令速速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今取人物則與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張角事已此提動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俗呼之為猪狗快絕眾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

中眾官俱散陳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内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不信僧道者却又拘煩人不過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綫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策之殺吉皆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寫連名保狀為病人拜神凡人而求保者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也可發一笑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百忙中又於張角之前遠引一故事張角用黃巾張津用紅巾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

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前言此忽轉出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孫策于吉則獄吏私開其枷鎖今孫策命開百姓觀者填街塞巷火寫百其枷鎖則于吉反取繩自縛映射成趣百姓觀者填街塞巷火寫百于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死死者必眾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非極似郭璞語既知氣數難逃便不當對孫策矣王敦之死少頃孫未聞郭璞作崇然則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祟耶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是亦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不便寫下雨者祈雨法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燄隨風起編有此一忽見黑煙一道冲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

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遇雨之吉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煙火雷於是眾官及

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時眾人不敢殺于吉

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爾等何得如此惑亂若果

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而死欲生而生擊寶劍令左右速斬

于吉眾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造反邪眾官乃不敢復言

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只見一道青

氣太平青投東北去了在東北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

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能於既死之後去其屍

其身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

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既往東北何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昏

倒於地左右急救入臥內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

屈殺神仙四字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

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孫策明理夫人曰

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確是煩人聲口今日吳下

是將迫薦神仙矣豈有神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

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煩人信鬼之事慈母

禳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不為崇而神仙反為崇乎是夜二更策臥於內宅忽然陰風驟起

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床前非人之將死而鬼物悔之策

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床頭

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

心孫策事母至孝豈有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

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引

孔孟之言為証不獨一吳

太夫也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設醮
玉清前不敘明至此借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
吳太夫人口中說出孫策不得已而從母命與今道士接八請策
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之信嬾言而拜仙佛者不同道士接八請策
焚香策焚香而不謝畢竟是忽然爐中煙起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
面端坐着于吉神種與妖作怪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
於殿門首怒目視策神種與妖作怪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
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二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
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斫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小卒動手
殺之亦不成神矣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
來神種與妖作怪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直以玉清觀與遂坐於
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折毀之武士方上屋謁却見于吉立於屋上
飛瓦擲地神種與妖作怪策大怒傳令逐出

本觀道士放火燒燬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于火光之中神種與妖
神仙必不為此此時何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于府門前神種與妖
不更求甘雨以滅火耶神仙必不為此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
不為此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眾將商議欲出
兵助袁紹夾攻曹操忙中回顧陳震眾將俱曰王公玉體違和未可
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于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
披髮而來一發像鬼不像神仙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
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見失形
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曰吾奈何
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神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
不意凡人又有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于地日金瘡迸裂
照神仙之鏡於許貢之客非夫人令扶入臥內須臾甦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
死於于吉也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

衆三江之固大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
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係策深自知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
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見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
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忘孫策可謂孝於母
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
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事分得妙恨周瑜
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句補得妙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
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共誅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安葬
早爲後文孫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
峻孫繼伏線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
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于孫策猶樊噲之于漢高皆兩姨之
此處將二喬點一筆爲後文伏線

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靈
何不捉殺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文左慈
曹操耶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語亦宜一面
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
出堂受衆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兒
紫鬚勝黃鬚多矣昔漢使劉琰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徧觀孫氏
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永惟仲謀形容奇偉骨格非常乃
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及也百忙中忽補叙劉琰善且說當時
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
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

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看他補叙處何等周緻
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
拜伏于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
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孫策不能面囑周瑜而持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亦不能面見孫策而但聞其母與弟述策之言與白帝城托孤者又是一樣局面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
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
為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
言內事托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
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荐一人以輔將軍才如周郎而能推賢讓能是其大過人處權問何
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又周瑜始荐張昭于孫策今又荐魯肅于孫權始終以
荐人為此人胸懷豁朗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
散財以濟貧乏瑜為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

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親
篤友輕財好施此等人豈易于富翁中求之能孝親篤平生好擊
友則必能忠君矣能輕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以負國矣平生好擊
劍騎射寓居阿曲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
鄭寶肅尚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
命親往見肅叙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
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
君馬援舍魄器而從光武魯肅亦當舍鄭寶而從孫權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音錄異世所
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
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
飲至晚同榻抵足而臥極似李鄴侯見唐肅宗時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
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
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

以孫策比項羽是言其驍勇曾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蕭竊料漢室
蕭以曹操比項羽是言其既屈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
不可復與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
今乘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然後建
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然則市權聞言大
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賜曾蕭并將衣服幃帳等物賜蕭之母其君能推
及臣則臣必將蕭又荐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君能推
其所用之臣亦孝臣能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
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
震回以書絕袁紹乃通曹操孫策本欲通紹而攻曹今權却說曹操
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用張紘乘人之喪而
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
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費印往

江東後文曹操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紘者孫權大喜又得張紘

回與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

字元漢乃中郎蔡邕之徒又是一孝其為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

大雍性不飲酒孫權嘗日顧公在權以為承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

震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

操封之為將軍結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

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 冀北干戈又復興

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第一才子書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
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再失也
追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
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
紹又不爲是二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
之所以知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
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而操以乏
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
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
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

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
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
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寔聽許攸襲
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寔所以敗也
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
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說不於此
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爲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
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
亂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
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爲敵
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寔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

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
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少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劫
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
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
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踞床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爲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
足而迎許攸是過爲慤慤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
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
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眾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
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
有帝王氣象好雄有好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并

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寔計破曹操使曹操不
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
之此兵家虛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書
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
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唯有范增在袁
惟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加授能有幾人哉

却說袁紹興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
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
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
急戰今第三次第四次皆請勿戰
確有樹酌逢紀諧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
欲斬田豐後主眾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
曹操則

未必設正與後文反照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

沮授曰我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

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

自敗矣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李傕拒馬騰之計也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殺

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

一體治罪田豐意在不戰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免敗於是一體治罪緩戰定可致勝乃皆不見用而反見罪惜哉於是下令

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路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

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知皆惧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

多不足惧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

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所見與沮授同此用而彼不用者所遇之主異耳操曰所言正合

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

一萬伏于兩翼弓箭手五千伏于門旗內約砲响齊發三通鼓罷袁

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擺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

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

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前寫二人交戰俱未親身曹操

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為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

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惡罪彌天甚于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

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陳琳檄文操怒使張

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

暗稱奇為後取用張郃伏筆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

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

軍來衝陣便教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

陣前亂射袁軍慣以箭取勝此北人長技也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

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

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
 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好計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
 軍人用鐵盔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
 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
 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檜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
 俱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
之箭則自上而下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兩喊與笑相連此曹操
等軍聲從來未有見軍慌亂集眾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以石禦操
箭妙計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土山上雲
 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砲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
 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箭自上而下則謂
則謂之雷兩從天降雷自地起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

鐵錐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霹靂車是震為雷掘曹兵
子軍又是地為地矣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
 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不能自上而下
又將自下而上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透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兵在山上禦
地中禦之以水計更妙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
 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
 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
 報之此袁曹成敗關頭書畧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
 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
 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寡雖少未若
 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

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敗文若一書則係非小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斷敵之糧自是軍家要著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第一次燒糧小試其端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

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許褚張遼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積是坐糧一是糧之小者一是糧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楚國子反以飲酒誤且事淳于瓊者將毋同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齎書而往行不止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袁家細作爲徐晃所獲曹家使者爲許攸所獲正復相似乃操能用晃而紹不能用攸爲之一歎那許攸字子遠

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先敘明許攸來歷當下搜得使者所賚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葬身之地矣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呂布不用陳宮之謀前後一轍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荀彧答書於曹操審配亦復相似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已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糧事弄出罪案而又加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於吾前以濫受民財一欺惡甚攸曰獨善用人者使貪使詐即攸果濫行其計自是可用汝與曹操獻十耶獨善用人者使貪使詐即攸果濫行其計自是可用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此疑所不當疑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

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寫投操又作一曲折妙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投操之計反出自左右寫得曲折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逕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 官渡相持枉歎嗟
若使許攸謀見用 山河爭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荀彧所謂體任自也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携手共入操先拜於地看老好何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

爵相上下乎許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之許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

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

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

都首尾相攻先說明破操之計攸乃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

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問操曰可支一年誕得攸笑曰恐

未必妙操曰有半年耳漸減攸佛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

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又勢至此操挽留曰子遠勿嗔尚容實

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是虛言妙甚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

今果然也又冷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又道朋遂附耳低言

曰好做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減攸大聲曰休瞞我糧

已盡矣附耳低言妙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

相告

先問糧然後出書先出書然後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

求願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

死之道也與荀彧書中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

自破明公還肯聽否說妙在不即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

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

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

麋韓猛所運之糧不如燒烏巢所屯之糧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留許攸於寨中

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

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以張遼觀出曹操之知操曰

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

計是坐而待困也善於料人然則操之留攸於寨正

所以試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為後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

之也文伏筆

第一才子書 卷之五

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將欲劫人先防人來操笑曰吾已籌

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劫我亦是兵家要着操笑曰吾已籌

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同許攸守寨教張遼許

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行共五千人

馬盡打着袁紹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啣枚馬勒口黃昏時望烏

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此中偏有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是

夜因見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

犯牛斗之分正欲殺曹操燒糧却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

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授有密事啟報喚入問之授曰適觀天象見

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

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

曹操所箝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不至於敗文勢至此又作一曲紹怒叱曰汝

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叱監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

遂命斬監者別換人監押沮授袁紹一誤再誤天授出掩淚歎曰我

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為後曹操殲後人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 獨夫袁紹少機謀

烏巢糧盡根基拔 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

曰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此是假蔣奇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

惑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得及到烏巢四更已盡

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更已盡時候一些不亂細甚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

直入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臥帳中紹醉臥瓊亦醉聞鼓譟

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已早被撓鈎倒醉漢陸元進趙

敵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

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吾後方可回戰進有無退真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大空睦善用兵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前後兩番燒糧前是前是後是後是淳于瓊被擒見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管以辱之醉漢此時想已醒矣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星光遂有火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出沮授曰此時不張卻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臑圍魏救韓之計也計非不佳張卻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以防不虞卻之言正與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卻高覽引軍五千往

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使真蔣奇去敵假蔣奇則糧或不至盡燒紹不聽若此時并力盡去救烏巢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下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前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此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賺真蔣奇愈出却說張卻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卻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卻高覽回寨證對是非

先於袁紹前讚曰張郃高覽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
 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配審
 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郭圖之諧又驅猛將以資敵矣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意
 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及紹使至高覽問曰
 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
 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
 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
 既得許攸又得二將非夏侯惇曰張高二入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
 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何可變矣姓遂開營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
 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
 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甘言撫慰遂封張郃為偏
 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糜以

其術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張郃高覽又失了烏巢糧軍心

中其術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袁家人都為曹
 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敵應前當夜三更
 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畧得荀攸
 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
 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
 也許攸勸紹襲許昌是實話荀攸勸操襲鄴郡黎陽是虛話一實一
 多之虛各是妙策先亂其心分其勢然後乘其動而擊之此以少勝
 法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
 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
 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不出曹操探知袁紹
 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
 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與前金盔金甲錦袍玉幼子

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
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紹官渡之敗與曹操
赤壁之敗一樣狼狽之
極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
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將士於圖書中檢出
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
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好雄遂命
盡焚之更不再問光武嘗焚書使反側子
自安曹操頗學此法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授
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所獲擒見曹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
大呼曰授不降也沮授與許攸皆為操故人乃
故降而授不降人品特絕操曰本初無謀不用
君言君何尚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
軍中授乃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有
如此可謂操歎曰吾誤殺恩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殮為建墳安葬於

曰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紹不能識而曹
操識之為之一歎後人有詩贊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勢弱只因多筭勝 兵強却為寡謀亡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詔未宣
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

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爲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歎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教田豐爲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爲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爲交而後與之爲讐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爲敵而後托之爲援者也劉備之與呂布初與之爲敵而後與之爲交既與之爲交而又與之爲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托之爲援而後與之爲敵既與之爲敵而終托之爲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爲主而後爲客在西川則先爲客而後爲主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爲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衆人遣衆人正所以留衆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爭尚在後

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托孫權尚隔數卷而在孫
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
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
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
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井未經敘明而於此
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
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欲乘勢攻紹忽因秋
成在卽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荆州
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
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
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
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劉

備之敗則用實寫冀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
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迺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入百
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
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
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夜哭抵得遂私往
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
李華弔古戰場文是聞鬼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不罵
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
只哭想田豐袁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敬信之乃因其言驗次日正行間
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
羞見此人開之以逢紀因諧曰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

曰果不出吾之料哭是耳聞笑是傳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逢紀之譜田豐亦如郭圖之譜張郃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晉惠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何可死之罪也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法外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純用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賀得袁紹喜方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人必敗又知其必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之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軍士夜哭是吏流淚是惜死田豐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也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

今日田豐獄內亡

河北棟梁皆折斷

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兵敗之後忽然勸立後嗣正為後文伏筆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而不肯發兵正是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逢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一家之中又分二黨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紹與劉表正是一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

目下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下卷事早伏在此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侃侃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立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勢一頓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授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歛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

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有時賤人如雞犬有時貴雞犬如人皆老如權變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先作一頓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

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

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背水為陣是韓信破陳餘之計今抄兩篇舊文

字合成一篇新文字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右分左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

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

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名為十面却是十一隊名為

變化之極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

進偽詐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五寨十隊彼此相對許褚回軍

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

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眾軍回身奮力向前

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

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第五隊袁紹

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

出第四隊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

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第三隊袁紹父子瞻喪心驚奔入舊寨令

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第二隊紹慌上

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忽說曹操大

一隊不知其正是作頓跌也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

住去路後用倒出不惟陣法縱橫筆法亦甚錯落紹大呼曰若不

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

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

止此時袁紹不即死又作一頓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

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

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

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

逢紀暫掌軍事此時立尚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

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

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

謀未可急拔見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前與

相持以歲荒解兵今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正議間忽荀彧

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丞相提軍出征

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

禦之忽然接入劉玄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

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前使劉岱王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

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

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

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

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托名

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

誦衣帶詔讀至此為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

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

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

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不是以少勝多次日又使趙雲搗

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搗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此正

遣兵截冀都襲汝南時也於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

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敘曹操一邊

一邊聞報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

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

雲長現今被圍立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了俱用虛筆不用實敘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食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來得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至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推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讀至此為詎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劉辟口中一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急問雲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直說雲

得人之法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讀至此為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收君之讀至此為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先寫劉辟之死玄德正慌方欲自戰讀至此又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讀至此又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讀至此又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讀此又為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急尋張原來張飛去救冀都冀都已

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
 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敘得簡淨人報曹
 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
 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想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
 西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
 獻羊酒前老人獻酒於曹操是畏其勝今土人獻酒於乃聚飲於沙
 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
 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錫誠恐有悞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
 取功名乎數語嗚咽慷慨令人泣數行下眾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
 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
 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墮其志玄德此時不減高祖雖木槩陽時矣孫乾曰成敗有時
 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

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

此處突然接入劉表鬪爭又妙

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

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地主公

不用備自往却使表來迎妙甚

玄德大喜便令

孫乾星夜往荆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

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

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貴今使君新

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此句只是虛話不實事乾僭言曰不可背親而向

疎荆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也因此使

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乾亦善為說詞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

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為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

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

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

先言劉備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作後言殺孫乾以媚曹操其言甚毒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

劉使君忠心為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
 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
 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慙恨而出後伏
謀害劉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
 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
 玄德等同入荆州分撥院宅居住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相同然備
前又不同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
 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遠攻荆襄儻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
 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荆
 襄南比之利一舉可收也前放下袁紹轉出劉備劉表今又放操然
 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與師先差夏侯
 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

渡屯扎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
 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
 之力前諫戰者田豐沮授也勸戰者郭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
 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
 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
 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
 破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

又從冀北動征鼙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開魏則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爲嗣若執立長之說則當以袁譚爲嗣然使譚而能爲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爲泰伯則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爲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爲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言爲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爲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衆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授爲一黨審配郭圖爲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爲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爲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滄冀州之策卽出於袁氏之舊臣爲奇且下邳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遏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侯成以獻酒被

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後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爲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爲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呂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爲袁袁忽變而爲曹其始也馥失之攢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爲人所奪讀書至此爲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高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讐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讐

何也曰琳爲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爲主而琳爲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闔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爲曹操罵紹而爲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爲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爲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敘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尚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兵至遂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鎗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

地尚之敗袁紹實縱之紹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

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

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

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後

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意氣自縱橫 空存俊傑三千客

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不就 鳳毛雞膽事難成

更憐一種傷心處 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發喪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

殺害如性猖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癡極可笑乃髡其

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如惡如此如至於鬼如亦奇矣如其生故欲其

我為人而人終不能防鬼不若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并收而殺之

惠帝見人竊而泣今袁審配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

并四州牧遣書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

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

評曰審逢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此當何

如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

冀州見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

僭立譚不奔喪尚尚曰吾受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

曰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

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郭圖索二謀士欲去尚之

尚乃自去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

二人內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鬮拈着者便去逢紀

拈着尚即命逢紀齋印綬同郭圖赴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

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欸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從其言卽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原隰哀矣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無救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卽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謂何尚從其言不肯發兵前止少發兵計愈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譚田豐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

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兵其反覆無常酷肖其父尚問軍中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亦是兄弟二人尚點兵三萬使爲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大喜遂罷降曹之意閱壻則閱禦侮則禦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尚高幹皆大敗較四路兵交戰却甚省筆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八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四路合一路操兵連日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自樹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爭後來遺計定遠東亦是此意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正攻冀川忽作

一顧匪操善其言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尚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嘉所料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數語抵得一篇棠棣之詩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未有帶五萬人赴席者為之一笑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勞空造出一罪案凡兄弟相爭者往往如此篡奪爵位

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豈復成兄弟也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戰操何其怯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軍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州以圖進取也一袁尚且不能勝乃欲勝既破袁尚譚從其言始議既而合尚今復從降曹之問曰何人可為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足弟二人字佐治見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為使譚即召

快射成趣

字佐治見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為使譚即召

快射成趣

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劉表如見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先滅尚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尚袁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

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為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鄴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憊之眾如迅風之掃秋葉矣不此之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動搖况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其言全不為袁譚竟是為曹氏兄弟正復相似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正攻荊州又忽作頓匪夷所思却說袁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一頓匪夷所思却說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响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二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

日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操軍至引二將見操
 操大喜以女許譚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人謂袁譚此時失却一
得却一翁矣孰知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
後來皆成畫餅耶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運糧用水後來攻城
溝先為決漳河伏線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列侯隨
 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
 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終為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
 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孰知
之不復為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二呂二印只二呂受訖
袁氏用乎徑將印來稟曹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破袁
 尚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權受之我自有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
 譚之心曹操許女之意既非真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

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
 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遠為聲援主公可進
 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不急攻讐而先袁尚大喜留
 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
 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
 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
 二袁乎不用震為雷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
 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
 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
 下敘許褚戰功為餘眾奔潰操盡招降之完却即勒馬取邯鄲沮鵠
 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
 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搥軍馬掩殺眾皆奔散完

第一才子書 卷之五
諜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
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前官渡之戰袁紹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
不如坎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悞巡警
淳于瓊以酒失事今馬禮又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
以酒失事何袁將之善飲也
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
壯士黃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
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土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
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
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袁紹掘地道曹操當之以壘
遙映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
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
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從其言

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顛斷後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
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
必舉火為號袁尚之火不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
定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
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宇
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宇聲音放入城
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為號配
教城中堆草於火以通音信屢用火字宇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
殘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爾時
百姓未死於水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
而先死於兵矣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後必有兵出也又早操教張
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

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旛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
教將紅旗一招白旗紅旗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
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
前在下邳城下射中麾蓋今在冀州城下射眾將急救回陣操更衣
換馬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
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不知
曹操已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
敘法甚即日進兵攻打山西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截斷袁尚糧道尚
相攻是以袁攻袁操即用袁氏之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
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
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
劫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操于譚之降則納之于尚之尚盡棄印

綬節鉞衣甲緇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
漳河之水以滄之前下邳之滄其計出于曹操之謀士郭嘉今漳河
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
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淺妙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
壕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為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
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操之掘塹
詭譎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尚即綬衣服招
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中斬之
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
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
姪今又誅殺辛毗家屬而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
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嘆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

開西門放曹兵入前滄下邳有獻門之宋憲魏續今滄辛毗躍馬先
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
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咬
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
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
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
兄弟相左審氏叔姪亦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
相左俱是骨肉之變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
恨少恨少與張遼答漢陽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
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百餘口盡遭此賊殺害
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
讒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
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審正南緣何正後人有詩

漢曰

河北多名士 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 心與古人參

忠直言無隱 廉能志不貪 臨亡猶北面 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北眾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
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為本初作
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陳琳作檄事已隔數琳答曰箭
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也以前自比以弦此袁紹箭非自發乃發之左
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殺琳亦願為操之箭矣左
一篇文字遙遙相對曹操頭風腐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
得陳琳醫治此時不殺只算謝醫
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員如車蓋覆於其室終日
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
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百杜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為

後文曹丕稱帝伏線。敘袁家

第一本
見子將完忽接入時操破冀州不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袁
曹家兒子事妙筆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
此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 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